

回應藥袋標示

蔡獻章

台灣第一代健保藥局藥師

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1月13日公佈該會蒐集的8,202份藥袋分析報告,結果顯示只有約5.1%的藥袋符合衛生署標準,這些藥袋分別來自267家醫院、1,406家診所和333家藥局(全台醫院共553家,診所16,405家,藥局3,348家),這樣的標示結果固然令人心情沈重,但是卻不意外,因為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一來過去一直如此,二來16項標示的行政命令並無配套措施,更是無給付的作業,這在藥局人力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當然會出現能省則省的現象。

然而這個問題真的難解嗎?我們並不這麼認為,因為完整的標示除了一般民眾的期待外,就是醫療人員也都非常認同,甚至是希望能越完整越好,相信如果是沒有附帶仿單的藥品可能在進貨時就不接受了,但是對於付給患者的藥袋,標示卻是難以拿捏,每一樣藥都有很多適應症,也有很多副作用,全部標示是有困難,部分標示又該選那些呢?就以常用的普拿疼(Panadol)來說,發燒就寫著解熱,以疼痛來說就寫著鎮痛,若統一以解熱鎮痛來說,說詞就統一了,也不致引起誤解;而以副作用來說,寫得太少,若出現沒寫出的副作用,該由誰來負責呢?若統一寫固定的幾個常見副作用,那麼才不致於有責任歸屬的難分;因此在沒有部定的標準標示出來前,我們期盼衛生主管單位以輔導代替處罰,化被動為主動,統合那些標示較為理想的醫學中心標示,作出一份標準本,全台齊一標出,而不管醫療院所是使用那家電腦軟體,它的藥袋標示都是一樣的,也因為是共同的内容,因此不用增加很多的使用成本,這樣就比較容易踏出改進的第一步。

還有一點就是小兒用藥,在台灣的醫療環境,特別是在健保制度下,診所或藥局都是以成人藥錠磨成藥粉,因此既已磨粉混合也就無法逐一標示成份、作用、和副作用,而也當然無法避免磨粉所帶來的安定性破壞,更無法避免混合磨粉所可能引起的交互作用,而且更可能因前次磨粉清理不全,而造成下一過敏幼兒的過敏發生,因此小兒用藥應朝小兒成品製劑發展,一來標示完整,二來劑量準確,藥品的安定性更是值得信賴。

當然標示的不理想固然因素蠻多的,但其中有一項主因是台灣一直重醫輕藥,藥局一直都附屬在醫院或診所內,包藥長久以來都是小弟小妹的事,藥品除了醫師知道外,包藥的小弟小妹只知名稱不同,當然標示「作用與副作用」變成是不可能的事了,然而時至今日,台灣已有一萬七千多名藥師,若再加上7882名藥劑生,那麼合格藥事人員已超過兩萬五千人,其中約有5000人在醫院工作,因此純以全台9425家西醫診所來講,兩萬名的藥事人員已是足夠,特別是在健保制度下,很多患者都擠向大型醫院,以這些藥事人員更是足以服務診所患者,如果這些診所患者能在他家附近的健保藥局獲得更佳的藥事照顧的話,這是診所發展的契機,特別是慢性病患者,鄰家的藥局永遠是他們最容易得到幫助的地方,「方便性」絕不是大醫院可比,這是診所拉住患者的妙招,也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方方式,更何況診所醫師與藥局藥師更常是過去大型醫院的資深醫師、藥師,這是絕妙組合,因此何需捨近求遠往大醫院

跑呢？讓熟悉全家成員的「家庭醫師」為您看診，也讓能統合您全家用藥的「家庭藥師」為您用藥把關，那麼不管那種藥標示不清，也都能讓家庭藥師為您作「雙重確認」，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您在甲診所領了terfenadine，而在乙診所領了erythromycin或sporanox，那麼就有可能引發心律不整致死，然而兩張處方箋都沒有錯，錯的是混在一起吃，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兩張處方箋都在您家附近的「家庭藥局」領取，讓家庭藥師來為您費神，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也因此藥師公會一直在爭取單軌制的醫藥分業(即藥師不能受聘於診所內)，因為全世界都是這個模式，而也唯有藥師擺脫與醫師的聘雇關係才能放手去做，否則在受雇的情況下，雖明知處方有瑕疵也可能儘量不反應，出問題時變成是患者與藥師倒楣，而且藥師受聘在診所內，也當然無法與他診所開出的處方箋作稽核，倒楣的當然是患者了，我想就算每一間診所的處方藥都標示得很完整，恐怕患者也很難作綜合判斷，相信這時絕大多數的患者是能省則省、乾脆不看了，因此顯而易見地單軌制的醫藥分業好處多多了。

而事實上藥袋標示不全的原因還有一個主因，那就是健保藥局的給付偏低，而且低得太離譜了，每張處方箋的藥事服務費是32元，而這藥事服務費的成本是如何計算的呢？根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中(92年12月1日起實施)，第六節調劑，在通則的第二項言明，藥事服務費的成本包含處方確認、處方查核、藥品調配、核對及交付藥品、用藥指導、藥歷管理及藥品耗損、包裝、倉儲、管理等費用，我覺得如果把每一項都看成專業的話，每項都值32元，特別是用心地去執行的話更是每項都值32元，然而健保局卻是以總價32元支付，據說此32元當初是以預算額除以全部處方箋(假設處方箋全部釋出)獲得，可是您們知道嗎？筆者從84年七月開始接受處方箋起，所獲得的資訊顯示處方釋出率只約4%，目前最新的資訊顯示約10%，但實際上也約是4%，為什麼有4%至10%間的差距呢？因為這多出來的6%是醫師們自開的「門前藥局」的數據，事實上多數的健保藥局並收不到處方箋，健保局兩年一簽的契約讓那些收不到處方箋的健保藥局不想續簽，因為若想續簽必須在合約的兩年內接受48小時的持續教育，這必須花費四五千元，然而在收不到處方箋的事實下，實在是沒有投資的誘因，這期間健保藥局總數從三千兩百多間掉到兩千八百多間，最近健保藥局的總數已上昇到三千三百多家，可是這是假象，因為多出來的絕大多數都是醫師自開的「門前藥局」，相信很多患者都知道看完病後每個人都是到隔壁或附近固定的藥局領藥，這真是自欺欺人的醫藥分業，不在自家診所領藥而換個地方領藥只是掩人耳目罷了，然而我們政府卻接受這樣的作法，也接受診所聘藥師在診所內配藥的作法，美其名至少是藥事人員親自執業，但是您知道嗎？在美國醫師連投資藥局都在禁止之列，為的是怕因利益而醫藥勾結，而把利益擺在病患的權利之上，所以我們期盼賢明的政府及早實施單軌制醫藥分業，真正把病患權利擺在最上位，也教育民眾早日接受家庭藥師的專業服務，而也希望政府能讓藥師們安心開心地為民眾服務，因為藥師的處境著實太差了，健保後因全民納保，現金買賣已屬少數，特別是健康食品法實施後一些健康食品進口商更是大打退堂鼓，因此藥局的現金收入真是節節敗退，特別是現在一些大型賣場、便利商店也都賣起食品類罐裝保健品，更是搶走藥局不少的生意，因此除非是轉型為大型連鎖綜合藥局，否則是很難持續經營下去，可是每個地方能支持幾間大型藥局生存下去呢？這是國內藥政必須省思的地方，畢竟賣場藥局還是以買賣為主，提供醫療服務依然是健保藥局比較專業，但是藥事服務費一張處方箋只是32元真是無法生活，據說鄰國日本一張處方箋的藥事服務費是約台幣200元，而美國加州藥師的薪資平均是一天台幣一萬元，這讓台灣藥師真是情何以堪！

綜上所述，您會發現台灣的藥師有餘力把藥袋標示完整嗎？32 元的藥事服務費合理嗎？這 32 元約只是上郵局寄個掛號信的費用，又若比諸診所掛號費動輒 50 至 150 元，那麼是不是藥師比一個掛號員都還不如呢！而掛號又不用做那麼多專業的工作，藥師們真是不知如何自比？而且您知道嗎？在有續約的健保藥局中很多都是沒在作申報的動作，也就是根本收不到處方箋，那麼如果在只收到少數處方箋的健保藥局，您還能苛求藥袋標示完整嗎？而 32 元的藥事服務費能讓藥師在意外發生時有能力賠償嗎？這是一個值得政府慎思的地方！而如果只是 32 元，對於 4% 的釋出率，那麼 96% 的預算跑到那兒去了呢？

雖然裝了一大肚子的苦水，我相信全國藥師們還是戰戰兢兢、全力以赴，因為畢竟照顧國民健康還是他們一生最鍾愛的工作，藥袋標示何嘗不是他們渴望做到的事呢！，只是單軌制醫藥分業可先讓他們嘗到服務量的增加，而合理的藥事服務費也能讓他們感受到專業的尊重，在此同時他們當然也樂於提高服務的質，這是病患與藥師互利的事，而病患的恢復健康更是醫病雙方所共同期待的目標，更是為醫者最大的報酬與安慰。故我們期盼衛生署能統合各大醫學中心的藥袋標示，全國統一實施，為國民健康踏出最實際的第一步，相信這是全民所樂盼的事，更願吾國國泰民安、社會安定。

附記：

1. 醫改會「苦苦等了兩年」，除了等到官方令人質疑的稽核結果外，連衛生署認為必須標示的 13 項都是如此不堪，當然也更遑論建議標示項目了，面對「5.1%」的符合率的确令人心情沉重，可是您知道嗎？筆者剛進藥師公會時藥師週刊已在吶喊醫藥分業，可是將近「三十年」來，盼到的卻是一個假象的醫藥分業，面對「4%」的處方箋釋出率，藥師們真是心情淒迷，悔不當初！
2. 然而更駭人聽聞的是現時醫師公會正運用其影響力，圖謀修改藥事法第 102 條，意圖回復醫師調劑權，如此罔顧民眾用藥安全的作為竟已獲得 100 位以上的立法委員連署，對此我們不便置評，但卻為民眾的健康與安全捏一把冷汗，因為打從您出生到現在您看過醫師本身親自調劑嗎？這個淺顯的答案已足以代表廣大的民意，因此這個修法案絕對不能讓它通過！

我到底有沒有發燒呀.....？

因為 SARS，我才發覺到，“量體溫”這件事……

其實，也能測量出一顆心的溫度……………。

去年 11 月，我爲了長期以來，老是沒能好好治療的臉部皮膚，選擇了家附近的一間地區醫院，下定決心開始我的門診治療計畫。那天，我一如往常的起個大早，準備到醫院去複診，雖然天空飄著毛毛雨，空氣有點悶，但我踩著輕快的腳步，口中哼著昨晚看的連續劇主題曲，心裡想著：我一定要好好配合醫生的療程，這次絕對不可以輕言放棄！！

跨過馬路中間的小水塘，一抬頭，我看見醫院門口負責量體溫的小姐，一雙眼睛正親切的對我微笑……我拿出了口罩戴上，並且自動的將頭側向一邊，「額溫 36.1 度」。在我向小姐道謝的同時，她也在我的左肩上，貼上了一張表示“OK”的桃紅色貼紙。

我到櫃檯掛了皮膚科，拿了掛號單，按了電梯，準備上樓等待醫生看診。

噹！

習慣性的看了一下四週，並沒有太多人，今天應該也很快就可以看好了吧？！一轉頭，門診的護士阿姨正親切的揮動她的手，示意要幫我量體溫。

「來~小姐這邊坐，我幫妳量一下耳溫。」

「剛剛進來有沒有量過啦？」護士阿姨一邊問，一邊將耳溫槍放入我的左耳裡，

「有，額溫 36.1 度」我說。

「嗯~37.5 度？！」護士阿姨尾音上揚的說。

「妳剛剛是跑步來的嗎？怎麼會這麼高？」

「沒有呀，我走路來的。」我相當冷靜的說。

「妳有沒有覺得身體不舒服，頭暈？喉嚨痛？身體熱熱的？」我搖搖頭。

「來！來！來！換右耳量一下！」

「一樣 37.5 度！小姐，妳在發燒耶！！」護士阿姨小小激動的說。

「可是我沒有覺得不舒服呀，我真的是走路來的。」

「小姐，妳這樣不行啦，妳先去旁邊坐一下，等一下再幫妳量一次。」

我就在沒能解釋爲甚麼我真的沒發燒，但體溫卻在發燒的情形下，抱著我的包包和雨傘，在加起來應該有超過一千歲的爺爺奶奶們的懷疑注目下，背後同時襯著護士阿姨不停重複地說：「小姐，妳這樣不行啦」的聲音裡，一個人默默坐進角落的沙發上，等待下一次的量體溫……………。

坐在沙發上的我，起初還不感到恐懼，因為我真的確定我並沒有不舒服的跡象，心想：應該稍微坐一下，體溫就會降下來了吧？所以，我非常乖巧的一直坐在角落的沙發上，完全不敢動。可是，這時原本坐在我旁邊的老爺爺，卻突然起身，大步邁開到距離我有 250 公分遠的椅子上坐下，雙手撐著一支黑色直傘，以腰桿挺直的坐姿，睜大他的雙眼，且散發著一股正氣凜然的氣息緊盯著我。此時，我不禁開始懷疑：我的體溫在這種情形下，還有翻盤的機會嗎？！

大概過了 10 分鐘，護士阿姨戴起了塑膠手套，然後揮動她的手示意要我過去，「來！再幫你量一次，應該有降下來了吧？」

「左耳過來」護士阿姨冷靜的說。

「37.5 度！」這時，護士阿姨又瞬間激動了起來。

「小姐，妳真的在發燒啊，妳這樣不行咧！」

「來！來！右耳量一下」

「38 度！！」護士阿姨更加的激動了…

「小姐，妳真的在發燒啦！妳這樣真的不行啦！」

護士阿姨這時開始，真的相當認真的激動了起來，且一直不停的重複這句話：小姐！妳這樣真的不行啦~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我無奈的問說。「我真的沒有覺得不舒服呀……」

「那……那妳先去外面走廊上吹吹風，等一下我再幫你量一次」

護士阿姨又幫我想了一個“應該”可以降溫的方法。我雖然很不想繼續待在這個地方受人矚目，可是我想，我已經變成一名疑似 SARS 的病例，就算我是蜘蛛人，應該也逃不掉了吧……所以，我又再次在加起來超過一千歲的爺爺奶奶們的懷疑注目下，以及那位眼光一直沒有離開過我的老爺爺的視線裡，暫時消失，到走廊上吹吹風……。

可是！走廊上，只有一扇大小約 60 公分*30 公分的窗戶，它只能半開著，而且！！更糟糕的是：一點風都沒有……天啊~~！我在走廊上待了快 15 分鐘，對著那扇小小的窗戶，直覺得身體越來越熱……越來越熱……頓時之間完全不能理解，究竟我今天來醫院做甚麼……「小姐！小姐！」一轉身，護士阿姨一樣揮動著她的手，要我再次過去量體溫。

「這樣吹一吹風應該有比較好一點了吧？」

「嗯」我只能這樣回答。

而此時的護士阿姨，我也只能看到她的一雙眼睛與我交會，因為，她不但戴了塑膠手套，也戴了一個全新的口罩。

「來！我們再量一下左耳」護士阿姨回覆平靜的說。

她拿起了至今我們彼此一直仰賴的那隻荷蘭廠牌的耳溫槍，快速的放入了我的耳朵裡，「37.5度！」我可以感覺到，護士阿姨激動的情緒已超越了她的理智上限了……

「小姐！妳真的發燒了啦！這樣不行啦！！」

「來！右耳看看」

「38度！！」

「小姐！妳在發燒啦！妳這樣我不能給妳在這裡看啦！」

就在護士阿姨徹底拋開理智而激動的同時，醫生緩緩的走了進來，而且相當從容的跟爺爺奶奶們打招呼，包括那一位正氣凜然的爺爺。完全無感於就在診療室外，我與護士阿姨的一切舉動與那股正要無邊蔓延開的一波混亂……

門診時間開始，護士阿姨暫時離開了我，我無語且無力的坐在診療室外的桌子邊，陷入了一陣無聲的世界裡，胡思亂想著我會怎麼被處置……

（小姐，妳要馬上進行隔離，我們會通知妳的家人，請告訴我們……）

（小姐，妳曾經去過那些地方？搭乘過那些交通工具？日期、時間？……）

（新聞頭條：OO醫院，昨日門診發現一名疑似染有 SARS 的女子……）

這時，護士阿姨打斷了我的胡思亂想，伸出拿了水銀式體溫計的手，要我再量一次自己的腋溫。「妳去沙發那裡，我進去問醫生看要怎麼辦，我們不能給妳在這裡看啦」護士阿姨的語氣帶著那麼一絲絲的煩躁。而我也只有接受她的所有安排，不斷的重複測量體溫的動作。即使我的心裡不斷的大聲重複：我真的沒有不舒服呀！！我坐在沙發上，右手夾著水銀式溫度計，看著護士阿姨一一叫著掛號順序，而那位正氣凜然的老爺爺也仍持續不懈怠他的職責——緊盯著我。大約過了五分鐘，護士阿姨又揮動著她的手要我過去，拿出了我腋下的溫度計，在日光燈下轉動著，嚴肅的看著水銀式溫度計顯示出我的體溫是——「37 加上 0.5，哎喲！小姐，妳 37.5 度啦！妳真的在發燒啦！！」

「妳這樣不行啦！我不能給妳在這裡看啦！」

「妳要下去發燒篩檢站那裡才可以啦！」護士阿姨聲音越來越大聲的對我說。

這下可好了，我完全被懷疑是染有 SARS 的人了，我看著眼前的護士阿姨忙亂的比手畫腳，卻一點也不想再聽到她口中的那句話：「小姐！妳這樣不行啦！！」

而這時，那位正氣凜然的老爺爺，在他臨進入診療室之前，定住他的身體，看著我約莫 5 秒，我彷彿看見他的眼角有一道光芒射出！告訴我：「妳！不要想逃跑，妳是逃不出去的！！」

我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變成一名疑似 SARS 病患，護士阿姨也不斷的對著我說著：「小姐！妳這樣不行啦！」的那句話，然後一邊拿起電話，打到急診室報告她這裡的門診正有一名發燒的病人。她詢問著醫院的標準處理程序，而我在一旁聽完後，整理得到的簡單結論是：

1. 我必須自己下樓到發燒篩檢站。

2. 門診醫生則到篩檢站為我進行看診，但不用全副武裝（就是不用穿上整套的防護裝備）。護士阿姨掛了電話，一邊告訴我這是醫院防治 SARS 的規定，一邊又拿起了耳溫槍，彷彿是不相信的又幫我量了一次體溫。

「37.5 度！」

「小姐！妳真的是發燒啦！這樣真的不行啦！」護士阿姨激動但有點疲態的說。而我完全不想再做任何反抗的動作，也不想多說一句話，只有一個念頭：妳們要怎麼樣，隨便妳們啦！！

就在這時，醫生正為他今天門診的人數有些少感到疑惑（我的觀察：大約只有 10 人左右）。醫生走出診療室詢問護士阿姨，而護士阿姨則完全忽略醫生的發問，轉而向醫生激動地敘述著：「這小姐發燒啦，所以……」護士阿姨滔滔不絕的說著，附帶著生動豐富的肢體語言。

醫生相當冷靜的聽完護士阿姨的陳述，隨即問說：「那現在要怎麼做呀？」

「所以，醫生您要到樓下幫她看呀！」醫生沒有太大的面部表情，不過護士阿姨已經看出了他的想法。

「您不能在這裡看，這樣不合程序呀，我已經跟 00 說了，她說要下去看啦！」護士阿姨的情緒再度引爆開來。

「我幹嘛下去看啦！還要穿那一身的防護衣，很麻煩耶，我不要啦！」醫生的情緒頓時之間也激動了起來。

「00 說不用穿啦，您只要下去幫她看就好啦！」護士阿姨繼續全力勸說。

「您就是不能在這裡幫她看啦，00 說不行啦，這樣不合程序啊！」

「看不看還不就是我們醫生在看，我要幫她看就好啦！」醫生也固執了起來。

「哎喲！就是不能這樣呀，您不能這樣啦，醫生！」

「我幹嘛那麼麻煩呀，我今天門診都看完啦，還要因為她一個人這樣上上下下的，不用那麼麻煩啦，而且她如果真的是 SARS，她這樣上上下下坐電梯的，不是感染更多地方，這個診療室也早就被她的 SARS 病毒污染啦！」

天啊！我已經有 SARS 病毒了？！

「對啦，可是您就是不能在這裡看啊，您只要下去就好啦，其他的樓下 00 她們會準備，您不用擔

心啦，不會很麻煩啦，我跟 00 他們已經說好啦」

激動的護士阿姨和堅持不願離開診療室的醫生，就這樣一來一往完全沒有任何交集的對話著。而我也就如透明人一樣，完全被他們徹底的忽視，只能無奈地坐在他們的面前，聽著他們毫不留情的說著：她這個 SARS 病人……就在護士阿姨還在激動勸說醫生的意志時，醫生突然就指著我的臉說：「妳！妳有甚麼問題？！」真是嚇了我一跳，我心想：我當然來看病呀！但我又怎能再捲入他們的混戰中？所以我相當有禮貌的確認醫生的話語。

「您的意思是：我為甚麼坐在這裡？還是我來看甚麼病的？」結果，醫生完全不理我，一手拿起桌上的病歷本，問：「妳是林某某嗎？」然後翻閱著病歷內容，一邊走進診療室裡，插入 IC 卡，看著電腦裡跳出的紀錄「妳上次來看臉嗎？」醫生走出來問我（哇！好一個不著痕跡的進行看診動作，四兩撥千金的解決掉和護士阿姨的混戰）。護士阿姨則完全一付不可置信的臉。「妳把口罩拿下來，我看一下！」醫生離我約 100 公分的距離，為我進行短距離目測診療。

「妳這個要長期治療啦，沒有甚麼太大問題」

「那個藥繼續吃就好啦，開 7 天給妳」

「那個洗臉的，妳會脫皮的話，妳就不要洗好了」

「這樣就好了，等下去樓下拿藥就可以了」

就這樣，醫生幫我完成了看診，動作是如此的迅速敏捷，毫不遲疑的。

我默默地戴回了口罩，繼續坐在桌邊等待下一個指令，護士阿姨接過醫生的處方籤，對著診療室裡的醫生搖搖頭說：「醫生…唉…您這樣真的不行啦……」但醫生完全沒有反應，彷彿在做一個沉默的抗議。

護士阿姨幫我在處方籤上蓋了醫生章，並在我的病歷上做了記號，記下了我的電話和住址，並用無奈的口吻囑咐我：「妳要自己在家自我管理體溫三天，不要出門，我會打電話問妳體溫」「妳早中晚都要量，知道嗎？」我接過了處方籤，用眼神告訴護士阿姨：我會記得的。拖著無力的身軀，走出門診區，按了電梯，看了一下手上的時間，

天啊！我在這裡一個多小時，醫生看診的時間不到三分鐘，而護士阿姨光量我的耳溫和腋溫，前前後後就花了一個多小時…真是夠折磨人了…但我仍不明白：我為甚麼會發燒？本以為出了電梯，批了價，領了藥，這一場莫名其妙的戲碼就可以結束了…

可是！

我想的太簡單了，一樓的所有人員，可都在等待著捉拿我咧！

噹~~！

〈趕快批價，拿藥，我要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我在心中不停演練著這個完美的計畫。

走到櫃檯批了價，接過了收據，才剛轉身，就看到另外三位櫃檯阿姨，同時間且快速地伸出她們的右手食指，堅定的指著我大聲問說：「妳是不是樓上皮膚科下來的林某某小姐」
我害怕的點點頭。

「妳現在趕快去急診室那裡，快點！」櫃檯阿姨一號說。

「啊~我嗎？那我的藥怎麼辦？」

「妳已經批價了嗎？動作這麼快？！」櫃檯阿姨二號說。

(PS：我不得不稱讚，這醫院的櫃檯阿姨們，動作真的很快啲~~)

「那妳先拿著收據，等一下再看看怎麼辦，妳先過去急診室」櫃檯阿姨三號說。

「快點！先過去！有護士會在門口接妳！」其他兩位櫃檯阿姨異口同聲說。

聽著這一連串排山倒海的指令，我下意識轉身看了一下我背後醫院的大門，就那麼分毫不差，警衛先生和那位量額溫的小姐，正各跨一步，肩併肩站在自動門前對著我微微笑…

就這樣，我又莫名其妙的被指示要去急診室，完全不知道這是甚麼程序，又是誰下達的指令，看著三位櫃檯阿姨的堅定眼眸，沒有機會讓妳開口的氣氛裡，我轉身走向急診室的小門，心裡盤算著：好啦，最壞的打算，就是被強制隔離吧。一進到急診室，完全沒有看見有人來接我，我也不敢貿貿然走進去，因為，我現在可是一名 SARS 的疑似病例，總是應該要做一下消毒的動作吧。就這樣，我在門口等了一分鐘，不知道甚麼時候，從甚麼地方突然有一位護士出現，且抓著我的手說：

「妳怎麼那麼慢？」

(我一直在這裡等呀？！)

「妳是皮膚科那個人嗎？」

(啊？！)

在我還沒來得及弄清楚眼前一切情況的同時，她就把我一把拉進了急診室，迅速得讓人來不及掙扎，接著就只見我眼前一團模糊的景像快速閃過…就在我稍稍理出方向感，想問這位強拉著我的護士小姐究竟要做甚麼的剎那間，她又快速地把她推向一邊，並說：「妳自己找椅子坐一下」然後就踏著她輕快的步伐，整個身體輕盈地、愉悅地和迎面而來的醫生併肩走向一旁聊天去。

天啊！現在是甚麼情形呀？！在我還暈眩不清的狀態之下，就被護士一把推到一邊，要我自己找椅子坐下，可是，我環顧四週，完全沒有叫「椅子」的東西呀？！總不能叫我一屁股，不管三七二

十一的坐在正打著點滴的老爺爺的腿上吧……

在我還努力尋找形體像「椅子」的東西時，從我的左側，又不知從哪裡冒出一名護士小姐，瞬間把我一把抓著，不發一語的把我帶往急診室自動門的方向，（我心想：妳不會就這樣把我丟出去吧？有必要這麼慘忍嗎？到底要幹麼呀？！）在自動門打開的那一瞬間，「我幫妳拿藥」護士小姐語調平靜的說。一手輕巧的把我的領藥單從手中抽走，另一手則把我快速的推出自動門，正當我擔心自己快要撞上醫院的圍牆時，從我的右側又不知從哪裡冒出一位早已全副武裝，準備就緒的護士小姐，把我一把抓住，向.右.一.個.轉.身.移.動…

等我回神過來時，我已經被帶到那叫做「發燒篩檢站」的地方，一個相當「精巧」的發燒篩檢站，沒有醫生也沒有護士，只有一張簡單的床，和一張木製書桌，以及一位站在角落裡，應該也是有著發燒跡象的阿媽，與我對看著……。

「小姐，妳先在這裡坐一下，醫生等一下就下來」那位全副武裝的護士小姐輕聲的說。「嗯，謝謝妳。」好不容易，我暫時擺脫被抓來推去的過程，看著篩檢站門外的天空，還在飄著毛毛雨，嗯……我應該等一下就可以回家了吧……坐在床上無力的我，真的好想哭呀……………。

過了一會，全副武裝的護士小姐，卸下了臉上的面罩，進來問了我一些指導手冊上的問題，並記下了我的姓名、電話與住址，且再次地告訴我：「等一下醫生就會下來看妳了，妳是掛皮膚科嗎~」我一聽覺得有點怪，醫生已經看過我啦，為甚麼還要再看一次？「我已經給醫生看過啦？！」我說「看過了？在哪裡？妳不是掛門診嗎？」護士小姐有些驚訝的問。

「在樓上呀，醫生堅持要幫我看，所以就看了……」

「怎麼會這樣？不是要下來這裡看嗎？」護士小姐的語氣感覺的出來有些小小的錯愕，她一邊喃喃自語的走出了篩檢站，看著她的背影，我想她應該是要去弄清楚狀況吧。

到目前為止，我發現好像從頭到尾，我和護士小姐都一樣弄不清楚狀況，我以為我來篩檢站，是要接受醫生和護士的進一步檢查。而護士小姐以為，我是要下來進行門診的看診動作。怎麼會這樣呢？

我和角落的阿媽不知閒聊了多久，那位全副武裝的護士小姐又出現了。

「小姐，妳的藥」

「謝謝妳！」

「那妳可以走了」

「啊？！我不用再量體溫，還是做甚麼檢查嗎？」

「不用啦，醫生已經幫妳看過啦，這樣就可以啦」

護士小姐一說完，則頭也不回的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坐在床上，說不出任何話。

突然覺得腦袋一陣快速倒帶，我可以理解護士阿姨的激動，也明白醫生的思考邏輯。

我能體諒醫院對於防範 SARS 的制式化程序，我能接受一直在重複量體溫的過程。

也願意忍耐醫生和護士阿姨一直在我面前說：她的 SARS 病毒……。

但是腦袋不由自主的一片空白……

「我到底有沒有發燒呀？」我量了不下 10 次的體溫，數字告訴了醫護專業人員：妳眼前的這個人發燒了。站在第一線的他們，恐懼 SARS 的再次入侵，我能理解他們的心情，

可是，在過程中，卻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不用擔心與恐懼，告訴我他們是爲了慎重起見，所以要做一些檢查，就讓我一個人摸不著頭緒的在醫院裡轉來轉去，我感覺他們心裡的那顆心，好冰……。

不過，我終於是可以回家了，真好！！

PS：我一回到家，還是不相信我有發燒，所以用家裡的水銀式溫度計不甘心的再量一次，

結果！「36 加 0.5，36.5 度」 怎麼會這樣咧？！不過，我還是很乖巧的聽從護士阿姨的囑咐，完全沒有出門，在家做自我體溫管理三天，當然，一切都很正常嘍！^_^

不過，護士阿姨，妳怎麼都沒有打電話給我呀……？